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

四百六十四
星一

51265



佛日增輝
轉法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Large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a seal or title, rendered in a bold, blocky font.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arge, semi-transparent watermark.

辛酉十二月日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星

太原王隱容字少微撰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義盡而踰繩泛
軒文而越契端宸肅宸題尊王宇之中班履
影裾光佐璿逵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
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之隼乘龜控鯉之英
室慾螭姿茹丹茵於秘洞休粮蛻影吸青露
於神丘終驚迅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
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俶寶騎
而高引無生之生究生生於至蹟不滅之滅
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曳法
盞之響繁罝弛網邁三况於湯年苦浪堙洪

軼四乘於夏序浸群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
勳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道者乃標
黔首之尊為愛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洎
乎星潏禘照日夢飛光東徙休屠之像西漸
罽賓之化高人響係敷妙說於琅函茂德肩
隨暢真詞於貝牒列辟以之崇奉縣代以之
欽尚故符秦肅念紆翠輦而同嬉劉漢虔誠
下緹輿而致禮唯有牛圖晚運慧景暖而還
明龍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我

大唐澄飛日海撲燎霞岷延喜流禎照華獻
吉財成紫宙歲蕤改粒之勳大庇蒼黎茵藹
遷裳之業 皇帝乘雷震極鑠電離宮驅九

駁以曾馳駕八驥而橫厲希風岨岫啓鶴苑
於神畿仰化連河構蜂臺於勝壤敷攝誘之
徽軌敦愛敬之洪謨而以控國必俟於忠裝
家寔資於孝爰命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
則裕疑懷評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捨興頌
於英寮雖囂議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歷選
遂率於常特懷顧復之恩仍致昇堂之拜棕
上人冲宇淹穆秀器韶雅迥韻道通峻調閑
綽身城浪謐飛寶刃以衝天意樹紛披聳珍
翹而拂漢旣洽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緇
徒擅其姸節素侶挹其徽望固以偶迹乘杯
侔聲飛錫者矣將恐迷生曲學近識孤聞以

適俗之權爲會真之實叩 鳳閣而莫遂叫
鸞掖而無從爰興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
粵自晉氏迄于 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
錄之物惣合三篇分成六卷爲之贊論格以通
途縟旨含鏘雕文振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
盪冥津者也隱容業寡才踈名蕪槩淺坐煙
郊而晦跡泊風戶以棲神徒以早尚花編深
崇葉篆欣茲盛事綴而序之秋蟬輕光匪助
奔羲之曜春蛙陋響寧禪大樂之音聊以宣
情詎云摛藻與我同志幸無誚焉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

故事篇第一上

故事者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自大法東流六百餘載其中信毀交貿褻挫相傾亟染湮殘頻令拜伏而事非經國理越天常用爲蠹道俱以舊貫焉

奏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

奏三首 并序

詔 車騎將軍庾冰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

詔二首

書 太尉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

敬事書一首 并序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
書一首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難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答 王謐答桓玄不應致敬難三首

書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致

敬王者意書一首并遠答往反二首

晉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并序

東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時太后臨朝制司

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上舅中書令庾亮叅輔

朝政後導等薨庾冰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

王者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等議

與充同門下承冰首爲駁充等因爲此奏焉
初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
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斐散騎常侍右僕射
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
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
明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
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
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
庾冰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二首
初詔 夫万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
觀傍通誠當無恠况阿跪拜之禮何必尚然
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

而坐講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
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
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
情乎且今果將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
道固弘無佛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
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以體而當矯形
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
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且不顯後世猶殆
殆之爲弊其故難尋而合當遠慕茫昧依希
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
逸憲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
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曾懷耳軌憲

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材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體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二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翽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

遺文讚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
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
心之清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
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詛
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
增潤嵩岱區區之祝上禋皇極今一令其拜
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晉實生常
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蒙蔽豈
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
聖今不爲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路可無
擁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

所盡然其較略乃大人神之常度粗復有分
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
殊俗叅治恢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
末聖而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似人倫
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爲
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
之人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則亂斯曩
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
往備修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
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
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叅治而況都
無而當以南行耶

三奏 臣充等言臣等誠雖暗蔽不通遠旨
至於軋軋夙夜思修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
大倫耶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
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及爲其禮
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云身不恡何敢
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
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
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
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屢屢
以爲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
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
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

察謹啓

于時庾冰議寢竟不施敬

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事書一首并
晉元興中安帝蒙塵於外太尉桓玄以震主
之威欲令道人設拜於己因陳何庾舊事謂
理未盡故與八座等書云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
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
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
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乎
視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
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

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
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
物存於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
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
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
禮霑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
不安一代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
之比八日今得詳定也

桓玄再拜頓首敬謂

八座等荅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
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

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
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為重而彼
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形
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万劫世之所貴
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
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万乘勢自應
廢弥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示不
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
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
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
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荅公難孔國張敞
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

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
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首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
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
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謐荅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
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
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
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
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慙心處真如雅誨

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
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
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
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
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
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宣流
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
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
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
悵悵於缺戶沙門保直不自疑於誕世者也
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
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訓言將無寄

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
一起亦豈足荅濟通之德哉公眷眄未遺猥
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
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謚惶恐死罪

桓玄難王謚不應致敬事三首

初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

屈爲禮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

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旣之師逮於上座與世
人揖跪但爲小異其制耳旣不能忘形於彼
何爲忽儀於此且師之爲理以資悟爲德君
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
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

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竒使其畏服旣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哉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來示云歷

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弢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

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
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今主
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
有准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蓋是
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祇
敬將無弥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
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荅濟通之
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自然情在罔極
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
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
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
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

其敬哉

王謐荅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初荅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懣悔

禮拜亦篤於事 荅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

為主但津塗旣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

形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

者良以宗致旣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

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

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

情理之極哉 荅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

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嘗謝惠於所

稟措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像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麗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竒使其畏服 荅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

言辯意以爲大設靈竒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

之心見又屢抑伸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逾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荅曰重尋高論以爲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

荅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

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愷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祇敬將無弥濃其助哉

荅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荅云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
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
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荅曰以為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
弥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
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
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况擬心宗極
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
謂也

桓玄重難王謚

二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
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

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
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
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
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
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
事與心應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
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
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
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
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鑿其末耳事與心
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
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

竒爲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
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
爲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
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
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
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旣不臣王
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
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
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 前論已云天地
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
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
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

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
請復就來言而借以爲難如來告以敬爲行
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
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
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
得無耳目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王謐重荅桓玄

二荅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緬至
難措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
幽特之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音
旣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
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

蠲其不逮公云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爲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麓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內聖永殊旣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

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
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
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
佛教爲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爲出
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
則美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
己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
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
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
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尠故本起
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也 公云行功者當
計其爲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

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目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躐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取也但旣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哉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創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

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
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且道冥陶故事
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響殆
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
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辯如
其未允請俟高當

桓玄三難王謚并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疑處殊
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
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
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
僕射書便令施行故事尊王之道使天下莫

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言耶事
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
析耳可以示仲文。

三難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
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
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辯制
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
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
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譬猶
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
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
寔以末焉既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

則無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爲道者也是爲在三之重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弥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事得之濠上耳

王謐三荅桓玄

三荅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

之明暗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而爲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

禮枿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
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難
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感
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矇於是乎
在承已令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
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
不敢當命也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敬王者

意書一首

并遠答往
反二首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
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
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

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
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
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令鄆江州取君荅可
盲付之

遠法師荅桓太尉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
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
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
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
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之
理為大故不冝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
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

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
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
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
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乎聖典斯與
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
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
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
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
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自於存身
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
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
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

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沉流
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
路是故內垂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
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
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
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
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霑其惠
歟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食者哉檀越頃者以
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
命旣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弥深非言所喻若
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
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

不允情其中或真僞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
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
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
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
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
之殊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
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
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
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
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
存其禮禮存則法可知法可知則道可尋此
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

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
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
之像亦竊所未安檀越竒韻挺於弱年風流
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
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
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若所執蓋欲令三
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
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慈泯
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
將安寄緣眷愚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瀟
不覺涕泗橫流矣

桓太尉重荅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
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
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
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
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
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
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
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云佛教兩
弋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
以協讚皇極而不虛霑其德矣夫佛教存行
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
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

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陲故是同國人所
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
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
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
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故事上卷星

端宸下音神天肅宸下於豈反天子之屏風

屣所綺反影裾上疋妙反畫也璿達宣反

玉也下巨也茹丹茵上如庶反下似室慾反上竹日壇姿

上音善也追反道也茹丹茵由反芝瑞草名室慾反上竹日壇姿

茹而庶蛭影也又他外反殼俶也亦作蝻

螺 宜 網 也 嗟 施 網 也 上 尸 余 反 解 弓 堙 塞 也 因 軼 徒

又 夷 一 相 過 也 黔 首 上 巨 兼 反 黑 潏 水 音 尋 柿 直 余

也 落 休 屠 番 下 音 除 絲 綿 字 嬉 許 樂 之 反 緹 輿 音 上

相 下 音 余 駕 也 黃 暖 音 愛 暄 渙 音 喚 衆 海 撲 音 上

燎 下 上 力 照 反 火 也 崑 音 蕤 蕤 上 烏 韋 反 症 必 二 反 茵 蕩 上 音 因 下 於 蓋 反 樂 電 上 詩 文

駿 下 必 神 畿 者 內 地 也 反 王 壤 土 汝 兩 反 諄 反 雖 遂

也 告 躑 議 反 喧 也 謚 音 聳 息 勇 反 探 土 舍 反

也 緇 徒 僧 上 側 思 反 娉 節 奢 也 音 誇 侔 音 牟 鳳 閣 音 下

昏 守 門 鸞 掖 下 音 亦 粵 自 于 上 音 越 迄 于 訖 反 許

至 日 縛 盲 文 上 音 辱 鏘 金 玉 聲 反 激 昂 下 吾 剛 刷 盪

也 上 所 劣 洗 也 下 音 槩 氣 一 愛 反 葉 篆 下 直 轉 反 謂

蕩 上 所 劣 洗 也 下 音 槩 氣 一 愛 反 葉 篆 下 直 轉 反 謂

秋鳞下力刃反春蛙下烏瓜反蝦蟇裨音卑

摘藻音上丑知反舒也下誚責也

第一卷正文

惊反在宗纂系子管反亟深反湮殘沉音蠹

害也音妬庾反於主翠所甲反恢反苦回遘反古候矯反居小

也異丕反正悲反詛側呪也罵寓言遇音較略

上音曩乃黨反鬃削思約反下羈居宜反宥

免也音右遲聞上去聲罍音剛慝心反於益眷眇音下

也類顧猥烏每暨及其器愴然獲許關鍵下音

作也瑩瑩二同紆定研枿亦作析研窮先擊反

臻側中反扞短字詢息旬反蠲除也玄反筌蹄上

或全反取魚器也下抄反息淺宗轍下直列反則

戢

也阻澁

反荷

斐然

文上

方尾

反

轡

音秘

馬

荆璞

也

側

參

上

音京

反山名

也

濠

上

高反

該

通

反

博

也

簪

側

參

下

反冠

反胡

反也

嗽

上

於流

音瘦

洗

涇

渭

二

經

謂

音

二

水

告朔

上

古

篤

反

下

咨

上

餽

羊

上

許

既

名

者牛

豕

挺

出

亭

頂

反

爰

良

刃

反

泯

滅

上

悲

懣

悶

四

體

四

二

音

亦

作

恠

反

絕

出

忍



